

【读家心闻】

我与王火先生的迟来书缘

□高军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于2025年11月23日晚逝世。我读过王火先生的一些书,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悲伤,不由得回想起了结缘《外国八路》的事情。

我手头拿到《外国八路》这本书的时间很晚,真正从头到尾读一遍更是最近的事儿了。

这本书是著名作家王火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的一本著作,1981年12月第1版,印数5万册,定价0.82元。那个时候图书发行速度慢,一般都是大半年左右才能真正在书店看到书。回想起来,1981年时,我已经在沂南县西部大山里一处联办中学当老师了。尽管我时常会跑到县城里到书店转一转,购买不少的书。但当时我既不知道《外国八路》这本书出版的信息,在书店里也没有见到这本书的踪影,因而失之交臂了。

后来我知道汉斯·希伯参加了著名的“留田突围”,并写出了《无声的战斗》,牺牲在沂南县西部大青山五道沟靠下的獾沟子,就开始关注有关希伯的信息。

记得是在《临沂师专(今临沂大学)学报》上读到王火的一篇文章《奔走欧亚 血染沂蒙——记牺牲在山东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希伯的情况。再后来,我购买到了《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和《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中国》(汉斯·希伯研究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里面既收录了汉斯·希伯的文章,也收录了一些关于他的报道、纪念文章等,资料翔实,参考价值极高。尽管家中存书不少,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外国八路》这本有五分之四的篇幅写汉斯·希伯在沂南县的战斗生活的作品。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去旧书市场淘书时,果然就淘到了这本书,扉页上还有落款时间。我想研究一下,当年王火采访的情况是怎样的,毕竟那时候亲历者还有在世的。于是,我开始了对这本《外国八路》的认真阅读。

同时,我也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当年王火在瓦屋庄采访亲历者刘学惠的情况。刘学惠1941年已经19岁,战争中作为村干部,他和村民们一起转移,第二天回村后在五道沟下獾沟子发现了八路军遗体。他见到其中一位头发颜色不同,大个子,大鼻子外国



▲李一詠陪同王火(左)在沂南县采访

人的尸首,后来得知这人叫希伯。他说希伯当时侧身,头朝南,脸朝东,身旁不远有炮弹洞,右手上满手血,身上有五个弹洞,也有被炮弹炸出的伤口。1978年6月,王火找到了曾参加这次血战的山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刚,刘刚回忆战斗结束后,说:“敌人冲下来,死得到处都是,我们的烈士也各处都有……”

沂南县陪同王火的采访者李一詠也多次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他说:1978年夏天,他和王火在东梭庄找到了时年81岁的刘盈厚老人,刘盈厚也是参与掩埋汉斯·希伯的六个人之一。刘盈厚带领着他俩到多个村庄找知情人采访,收获颇丰。在李一詠家中,我见到了当时他和王火在大青山烈士陵园拍的一张合影照片:他俩坐在烈士碑前的一块石头上,李一詠双腿高高卷着裤脚,因为那时刚刚下过一场雨。

在《外国八路》这本书的后记中,王火透露了这么一个细节:1963年麦收时节,希伯夫人卢·秋迪来到中国为希伯扫墓的时候,从希伯墓旁的麦田里采了几穗小麦,说:“我要把它带回去种在德国的土地上。”后来我根据这个细节,写出了一篇精短小说《小麦》,发表在2020年第11期《小说月刊》上。

尽管结缘晚了一些时候,但《外国八路》一书让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加深许多,读来受益很多,值得永久收藏,时时阅读。

愿王火先生安息,我想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康鹏

前几天,我的老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老母亲是突发心梗,在夜间去世的,没有留给我们只言片语,走得很安详。来吊唁的人都说,老人已经91岁高龄,走得这么快,没有受什么痛苦,也没有拖累子女,这是“修来的福分”。

这些宽慰的话语,仍难减轻我们失去亲人的悲伤。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了家里,感到有种明显的异样——家里太安静了,再也听不到母亲的说话声和笑声,再也听不到母亲的一遍遍唠叨了。

从几年前开始,母亲就越来越健忘了,最后发展到刚刚说过十多分钟的话,她自己就忘了,就又是一遍遍地说给我们听。

一年前,我每次回老家,母亲都会握住我的手,急切地问我:“家宁现在大学毕业了吧?上班了吗?”

家宁是我的儿子,老母亲的孙子。我告诉她,家宁已经毕业了,也找到工作了。

“好啊,好啊!”母亲高兴地说。

“家宁在哪里上班?没有去外地吧?”她又关心地问。

“没有去外地,就在济南工作,离我们不远。”我说。

“太好了!”母亲像小孩子一样夸张地拍着巴掌,高兴地说。“别说去了外省了,就算是去了别的城市工作,也没法天天见面。这样多好,天天都能见到孩子了!”

十多分钟后,老母亲忘了她刚刚问过的这些话,于是又握住我的手,又问我:“家宁毕业了吗?找工作了吗?在哪里工作?”

我于是又把刚才的话回答了一遍,母亲又是高兴地拍起了巴掌:“这样多好,孩子在身边工作,天天能看到孩子!”

近半年,老母亲又开始记挂起她孙子的婚事。她多次握住我的手,问我:“家宁什么时候结婚?结婚时可别忘了告诉我!”

“快了。你孙子结婚的时候还要开车来接你去参加婚礼呢!”

□杨丽丽

正是大白菜上市的时节,一棵棵大白菜,叶绿如翡翠,茎白如凝脂,脆脆生生,瓷瓷实实的,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欢喜。

在北方老家,白菜是冬日里一种随处可见的蔬菜。它们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挑剔生长环境,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沟底坡沿,只要你想种的地方,它就能生存。在母亲眼里,白菜是农家人的看家菜。母亲每年都要种上一些白菜,心里才踏实放心。

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在庄稼人眼里白菜是最实惠最叫人安心的过冬菜,白菜的朴实、寻常最能演绎人间的烟火味。入冬以后,其他鲜菜都娇贵起来,唯有白菜依然平易近人,它们不惧风雪,傲然挺立在原野上,“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甜”。经霜后的白菜,如一位在尘世里历练过的智者,霜雪洗去了白菜最初的稚气与浮躁,它们如参禅顿悟一般,让自己本心里多了淡然,多了与压力抗争的勇气。

在庄稼人眼里,入冬的标志,不是走过了立冬的节气,也不是下雪、上冻了,而是自己家的大白菜储没储藏完,只有屯了白菜的冬天才算圆满。如果在冬日里你走进庄稼人的院子里,那一排排的白菜会让你大吃一惊:“怎么

【念念亲情】

老母亲的唠叨

【一路风景】

属于白菜的冬天

“太好了,太好了!”老母亲高兴地说。

一会儿,老母亲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我得给家宁做一床被子,买床新被面,絮上些新棉花。”

“现在家里都有暖气,厚被子都盖不着了。不用做了,买床被子就行了。”

“那可不行,结婚盖新被子是有说处的,我得给孙子做床新被子。”

见拗不过她,我只好说:“好吧,你想做就做吧!”

过不了两天,老母亲又突然想起了要给她孙子做新被子的事,于是又把以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听着老母亲一遍遍的唠叨,我也开始有点烦了。

这天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坐在旁边的老母亲又突然拉住我的手,问我:“家宁什么时候结婚?我得给家宁做一床新被子。”

被她突然打扰了看电视的我有些心烦,我知道她又要和我探讨那个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给她孙子做新被子的老话题了,急忙说:“娘,你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借口去倒水走开了,看我不再和她探讨这个话题,眼神里有些失望。

可万万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天凌晨,老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

老母亲离开后,家里安静得出奇,再也听不到她的唠叨了。我这时才突然意识到,老母亲唠叨的,其实正是她在意的事情;当她坐在我身边看电视时,心里想着的却是要到哪里买棉花给她的孙子做新被子的事,于是就急切地拉住我想商量这件大事。

老人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心心念念记挂在我心中,急切地想告诉家人,可说过后很快就忘了,于是就再一遍遍地说给家人听。可家人们听的次数多了,老人的话就变成了烦人的唠叨。

其实,能够偎依在老人身边,耐心地听着老人的唠叨,何尝不是人生的幸福。

因为,有些事一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

让我们真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点滴时光吧。

存了这么多白菜啊?”庄稼人总会憨厚一笑:“多存点,好过冬啊。”多存点,好过冬。——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啊,在冬天吃菜难的日子里谁会和白菜过不去呢。冬储白菜是庄稼人一成不变的传承。大雪封门的日子,窖里的白菜让庄稼人有了底气。

寒冷的冬日里,庄稼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盘白菜的点缀。白菜质嫩、味鲜、爽口,烹、煮、炒、拌、做饺子馅,不管哪种形式的制作,白菜的朴实味道依然熨帖人心。“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看似粗糙的生活,实则淡雅至极。过日子就是开水煮白菜,看似淡而无味,实则滋味都在心中。白菜最不挑“搭档”,你若心存诗和远方,同样能把白菜烹调出各种味道。

母亲常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在庄稼人的心里,白菜炖豆腐比得过山珍海味。尤其是自家种的大白菜,加上纯白的豆腐,在冒着热气的地锅上咕嘟咕嘟炖上半天,那袅袅香气就温暖了每个人的肠胃。

一棵平凡的白菜,从霜雪覆盖的田野走进温暖的农家庭院,最终化作冬日餐桌上最踏实的慰藉。它不只是一味菜蔬,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在朴素中孕育甘甜,在严寒中坚守本心,用最寻常的姿态,滋养着我们对土地最深的眷恋,和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